



家範典第十九卷

父子部紀事二

史記高祖本紀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若也留既洗沐歸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惠帝讓參曰與留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爲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曹相國世家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

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石奮傳奮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裙廁牀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

匈奴傳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旣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

任敖傳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

韋元成傳韋丞相元成者卽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

衛尉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鄧通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嘗爲帝喑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喑癰喑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爲帝喑吮之心慙

鼂錯傳錯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

張釋之傳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

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

平準書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

司馬相如傳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

灌夫傳夫父孟吳楚反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軍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後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

太史公自序天子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文史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漢書陸賈傳高帝拜賈爲太中大夫及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囊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

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

枚乘傳乘淮陰人也武帝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迺得其孽子皐皐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皐母爲少妻乘之東歸也皐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皐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三年爲王使與宓從爭見讒惡遇罪家室沒入皐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拜爲郎

陳萬年傳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竟代于定國爲御史大夫子咸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萬年乃不復言

霍光傳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旣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

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

金日磾傳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怒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卽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杜延年傳延年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

張湯傳湯杜陵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湯子

安世爲富平侯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安世兄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

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
戾太子據傳衛皇后生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迺得太子甚喜爲立祿
使東方朔枚臯作祿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
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武帝末衛后寵衰江
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春秋高
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
侯衛伉皆坐誅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自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
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籟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避暑甘
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
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微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目自明可矯目節收捕充等繫獄
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
扶蘇事邪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迺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詔不

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穎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中廡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曰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目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靈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散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目迫虜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于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目爲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

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目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悟太子之亡也東至湖臧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卽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踢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旣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目申信也其封李壽爲邳侯張富昌爲題侯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于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

車千秋傳千秋本姓田氏爲高寢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悅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

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我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

公孫賀傳賀子敬聲代賀爲太僕父子竝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

楊王孫傳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從足引脫其囊目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

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
目羸葬將目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
明日發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
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目華衆厚葬目羸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
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
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裏目幣帛鬲目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
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匱葛藟
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殛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損財于亡謂今費財厚
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韓延壽傳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
閔之是時昭帝富于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
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

千之節宜顯賞其子目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

酈食其傳漢十二年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

史丹傳元帝卽位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母子俱愛幸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 元帝詔丹護太子家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中山

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旣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無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

翟方進傳方進少子義爲弘農太守遷河南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

江都易王非傳非子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迺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

景帝紀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其赦嘉爲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

孟喜傳喜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以禮經多春秋煩雜迺使喜從田王孫受易

歐陽生傳生字和伯千乘人也曾孫高爲博士高孫地餘元帝卽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

朱邑傳邑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神爵元年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樓護傳護字君卿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宜學乎由是辭其父學經傳

石顯傳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

上官皇后傳安以后父封桑樂侯日以驕淫子病死仰而罵天

王莽傳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卽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于衛氏宇卽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須產子已殺之

蕭望之傳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卽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後至丞相咸至大司農由爲中散大夫宣元六王傳淮陽憲王欽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元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元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

劉向孝子傳董永者少偏孤與父居乃肆力田畝鹿車載父自隨父終自賣于富公以供喪事道逢

一女呼與語願爲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爲誰答曰永妻欲助償債公曰汝織三百匹遣汝一旬乃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償人債耳語畢忽然不知所在

法言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

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嬰勅其母曰勿舉其母竊舉之後爲孟嘗君號其母爲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字叔昇

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騮馬者乃命其子曰騮字叔馬其後改爲登

小名錄揚雄之子小字童烏九歲與子雲論元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年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十五年夏四月戊申封皇子輔爲右翊公英爲楚公陽爲東海公康爲濟南公蒼爲東平公延爲淮陽公荆爲山陽公衡爲臨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瑯邪公十七年夏六月癸巳臨淮公衡薨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爲中山太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進右翊公輔爲中山王王食常山郡其餘九國公皆卽舊封